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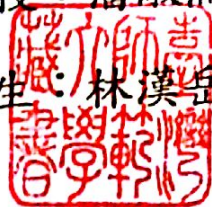
T(M)
141.1-99
225.1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國際遷移的另一種視野：
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來台灣之生活適應

指導教授：潘淑滿 博士

研究生：林漢岳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

27372

摘 要

近年來，愈來愈多的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來台，成為新興移入人口，然而，目前國內對於其相關報導與論述，卻絲毫無法見到他們的影子。

研究者從多方的學術研究與大眾媒體報導中發現，對於來台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生活，目前的論述多半只是一個模糊的概說，且多持著負面的角度。為此，本研究之目的為希望了解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來台灣之後的生活經驗與歷程，包括其選擇遷移的緣故、家庭互動關係、人際網絡關係等。

由於男性新移民在台人數較少，且對於他們的分布型態、模式尚未有完整的論述，故本研究以採取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ing)進行研究。一共訪談八位住於台北縣市與桃園縣的東南亞（包括菲律賓籍、泰國籍、印尼籍以及馬來西亞籍等）男性婚姻移民，就他們的敘述中了解每個事件對其之意義為何。

從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開始對他們在臺灣生活的樣貌有了初步的了解。本研究發現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在台灣之生活經驗實際上是一連續適應歷程，而台灣社會民眾對於東南亞籍移民者的態度與對待方式也會影響到移民者的適應。此外，這其中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面對移民社會的結構限制，也會發展出自己一套多元文化的因應方式。

綜上所述，研究者建議社會工作實務與教育可就以下努力；包括針對男性婚姻移民辦理適當的職業訓練與賦權教育，而實務工作者也應就移民多樣性設計發展相關服務。最後，研究者也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行方向。

關鍵詞： 跨國婚姻移民、生活調適、性別角色、人際網絡

第一章 緒論

伴隨著全球化的趨勢下，近年來台灣社會對於生活中耳熟能詳的「外籍配偶」出現在我們週遭已經習以為常。生長在中南部的我而言，每逢寒暑假回家鄉，於茶餘飯後時，往往可以聽到親戚們談話中對於這群所謂「外來者」的討論。目前國內已逾 13 萬人次（不含大陸配偶）的跨國婚姻移民中，東南亞國家為占最大比率。隨著跨國婚姻的比率日漸增加，相關議題一一浮現被討論，因此國內研究探討其福利需求、來台生活適應程度、子女教育問題等研究近年來可以說越來越多。然而就目前來台跨國婚姻移民中，男性人數一直佔有穩定的比率存在，卻鮮少有人探究男性婚姻移民來台的生活情形。研究者認為，國內目前以女性移民為基礎建構的跨國婚姻論述，不足以勾勒移民婚姻生活歷境的完整圖像。事實上，不同性別就考量跨國遷移與婚配時，有著不同的社會結構或個人因素考量，然而這些討論在當前的研究中則是較少細緻地審視性別差異面向，可能擬化了男性為何跨國婚配的思維、需求面向及來台後的生活適應。

第一節 緣起動機與研究重要性

猶記得多年前，沸沸揚揚一時的姐弟戀—莉莉與小鄭，故事中的女主角因與小 20 多歲的年輕男主角相戀，受到來自女方家長的堅決反對與不被祝福，儘管兩人彼此相愛不已，但仍被強大的輿論壓力導致分開，故事的結尾，女主角莉莉另與年輕的泰國籍跨國移工庫安交往，之後並共結連理。類似這種的異國戀情可能發生在台灣社會中的每一處，然而在目前的主流論述中卻鮮少受到重視……

壹、緣起與動機

於一次閱讀跨國婚姻新聞及傳媒資訊時，發現到近年來台灣女性與東南亞男性的人數比例日漸增加的相關報導。其中最特別的，就是目前來台的泰國配偶人數中，將近三分之一約比率为男性，這些與台灣女性結婚的泰國男性普遍都比女方年紀還要小，他們平均年齡集中於 25 到 35 歲左右，而與其結婚的台灣女性則

多約 40 至 50 歲，形成了一個特殊現象。泰國辦事處的副代表吳建國（2007）指出：「泰國籍男性外籍配偶多半是以移工身分來台，然後與台灣這邊的女雇主認識，因而締造這段良緣。」¹當台灣社會性別意識的抬頭以及自由婚姻的講究，婚姻的構成與形式不再以單一形貌（男長女少、男主外女主內）呈現。國內女性與東南亞籍男性婚姻婚配有著穩定上升的趨勢，也透露著在探究跨國婚姻模式時必須考慮的異質性與多元性。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2007）統計資料，截至 2007 年 11 月為止，已有 122,908 位藉由歸化國籍或是外僑居留方式留在台灣的東南亞籍婚姻移民，其中男性移民有 3,781 位，約占東南亞籍來台婚姻移民人數的 3%。從數據中可以發現，東南亞籍人士藉由婚姻關係來台不單單只有女性這部份，尚包括高達四千位的男性配偶，他們同樣地於台灣社會中構成婚姻關係、組成家庭。但儘管如此，過去對於跨國婚姻的論述多扣連著婦女為延續子嗣的生產工具，在強勢國以及邊陲國關係之間進行結構性的討論（夏曉鵬，1997；蔡雅玉，2001），卻忽略了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的感受，並將台灣與東南亞地區之間的跨國婚姻視為只有一種型態與模式。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 2007 年資料顯示，目前在台婚姻移民而言，男性與女性婚姻移民有著不同面向的差異²，包含（一）在台地區分佈、（二）原生來源國、（三）年齡結構、（四）跨國通婚途徑、（五）工作狀況與經濟來源，茲說明如下：

在台男性婚姻移民其原生國籍以泰國居首位，占 32.7%，其次為日本，馬來西亞籍則再次之，占在台男性婚姻移民的 7.2%，其來台多居住於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等地；女性婚姻移民原生國籍以越南為最高，占 57.5%，其次為印尼籍（23.2%），來台則多居住於高雄、屏東、彰化、台中等縣市。而男性婚姻移

¹ 引自台灣之音 <http://www.rti.org.tw/News/NewsContentHome.aspx?NewsID=61464&t=>，2007 年 11 月 22 搜尋。

² 由於目前針對男性婚姻移民在台狀況並無特意區分「東南亞籍」與「其他國籍」婚姻移民，而以「外國籍配偶」視之，故本文中並無獨立呈現東南亞籍男性婚姻移民在台生活狀態之數據。

民的年齡，以 25 歲至 34 歲年齡層所占比率最高，其次為 35 至 44 歲組；女性婚姻移民以十五歲至二十四歲年齡層所占比率 44.89% 最高，其次為二十五歲至三十四歲組占 41.6%。

婚姻移民來台結識另一半方式，發現到不同於女性婚姻移民高達四成的比率透過仲介機制來台，男性婚姻移民認識我國籍女子方式，則以自行認識者所占比率最高，占 77.8%，而經由婚姻仲介所占比率極低，只占 2.8%。至於在台婚姻移民具有工作的比率為百分之 34.6；其中男性婚姻移民有工作的比率較女性移民高。其中男性婚姻移民有工作的比率百分之 81，從事工作以服務業為主，女性婚姻移民有工作比率為百分之 32.1，以製造業為最多人從事職業。經濟來源部分，男性以本人工作收入最多（占 73.8%），女性以配偶提供最多（占 73.6%）。從上述數據得知在台男性和女性跨國婚姻移民，無論在跨國婚姻結識方式、年齡結構、來台分佈地區、工作狀況都呈現不一樣的情況，這些因素也影響男性跟女性跨國婚姻移民者有著不同的生活經驗與適應。

夏曉鵬（2002）指出，婚姻市場中經常出現男女雙方社經地位不對稱的現象而造成的「婚姻坡度」，社會眼光對夫妻角色的認定造成「上嫁婚配」的普及性，結果使得本身年紀較大、社會地位較高的女性，在婚姻市場中擇偶的範圍較為狹窄，配對成功的機率大大地降低了。此外，過去認為東南亞籍女性婚姻移民來台後，其生活圈、人際網絡的發展被視為受限於台灣夫家（蕭昭娟，2000；鄭雅雯，2000），而來自同樣國籍的男性婚姻移民社會網絡之拓展是否也受到其台灣妻子的約束？他們組成的移民家庭中，是否也受台灣傳統「男主外，女主內」性別分工模式影響，抑或呈現不同的家庭夫妻互動的權力結構樣貌呢？

在傳統文化思維中，男性為掌握權力的群體，這也是為什麼在社會福利相關論述中，男性較少被討論的原因。畢恆達（2006）解釋為何需要進行男性研究與瞭解男性經驗的價值，主要因為過去的婦女研究都是探討女性經驗來進行研究，藉由性別邊緣與弱勢者角度加以了解主流論述如何在邊緣影響作用。然而，從女

性經驗出發的研究，不一定能夠詮釋男性的主體性經驗，當目前論述跨國婚姻時，我們浮現的想像通常為女性移民來作為代表印象，卻忽略了婚姻移民中不同的面貌存在。因此，男性婚姻移民面對的，不但除了被社會視為「外來者」的可能性，在面對移民相關的論述中，又是「少數者」的雙重弱勢身分，這不但深深的影響了我國對跨國婚姻的思維看法、研究方向、相關單位的提供服務、以及政策制定，也缺乏細緻深入地探討性別差異造成跨國婚姻移民有著不同層次的需求和經驗。

王宏仁(2006)指出婚姻市場是相對的，不能單單放在單一性別背景來觀察。葉郁菁等(2004)認為，男性婚姻移民的處境更值得探討，當這群人選擇成為「台灣女婿」時，會不會由於男性父權行使被閹割剝奪，而對於家庭或是社會上的歧視有著更強烈的感受？事實上，男性婚姻移民比女性婚姻移民感到台灣人士對待外籍人士「不好」有較高的比率，這其中可能由於過去長期性地忽略他們的來台適應議題，因此，她建議政府或民間部門應該深入瞭解男性婚姻移民可能有的適應困難，並提醒男性移民研究應該受到重視的重要性。

誠然，在今日以女性移民來台進行跨國婚姻的趨勢中，研究者分析以及詮釋人數不過四千餘人的少數群體，除了帶著好奇與想像外，如何回歸社會層次面向，提供大眾另一個視野，以及藉由研究達到社會政策、社福單位的注意及反思，進而貢獻於研究對象本身，這些都是更需要深思的。為此，在端看男性東南亞籍跨國婚姻移民來台生活，不能因以其男性身分而視其沒有跨國適應上的問題，也不能因為其屬於少數移民群體而忽略其感受，研究者認為有必要提供男性東南亞籍婚姻移民之真實感受以及內在想法用以作為未來移民服務單位、政府執行上的參考。

貳、研究重要性

作為一個初探性的研究，從起步時研究開始的構思、蒐集資料、著手撰寫，其研究重要性及研究價值的質疑卻不間斷地來自四面八方。然而，本研究認為瞭